

晉城歷史名人文存

吳廣隆

馬甫平

主編

中州古籍出版社
晉城市三晋文化研究會

艷雪堂詩集

第
一
冊
清
張
晉
著

卷之三

名
字
考
證

卷之三
名
字
考
證

卷之三
名
字
考
證

吳廣隆

編審

馬甫平

點校

艷雪堂詩集

清 張晋 著
第一册

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《晉城歷史名人文存》編輯委員會

名譽主任 張九萍 劉潤民 李拴紂

顧問 李才旺 成葆德 趙學梅 李章宏 王守信

柏扶疏

主任 吳廣隆

副主任 秦海軒 張秋旺 成茂林

委員 楊秉聿 馬甫平

主編 吳廣隆 馬甫平

晉城歷史名人文存

編輯委員會

二

《晉城歷史名人文存》出版前言

在中華民族的文明史上，晉城出現了衆多的優秀歷史人物，金代有著名文學家李俊民，元代有著名學者、文學家郝經，明代有著名散曲家常倫和思想家、文學家張慎言，清代出現了著名的理學家、文學家白胤謙、畢振姬和政治家、文學家陳廷敬，還有郭兆麒、張晉、延君壽、李錫麟、王士桓等文學家和詩人，他們為人類留下了豐富的寶貴文化遺產。晉城歷史名人的著作曾經被收入《四庫全書》或《山右叢書初編》，有着重要的傳世價值。長期以來，由於諸多因素的限制，這些古籍未被整理出來，以致晉城優秀的歷史文化未受到世人的普遍關注。況晉城歷史名人的著作大

晉城歷史名人文存

出版前言

二

多是善本古籍，傳世極少，其中一些甚至是珍稀本，瀕臨着失傳的危險，亟待於標點校勘，重新整理出版。因此，為了保存先人留下來的這些古籍，滿足社會各方面的需要，從研究和普及的角度出發，我們決定陸續整理點校晉城歷史名人的著作，編輯出版《晉城歷史名人文存》，使之得到廣泛的流傳，為廣大專家學者深入研究提供方便，從而達到弘揚優秀傳統文化、增強精神文明建設的目的。由於我們的學術水平有限，缺點錯誤在所難免，希望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，以便我們的工作不斷地改進提高。

編者 二〇〇六年二月

《艷雪堂詩集》出版說明

張晉（一七六四—一八二二），字雋三，清代陽城潤城人。酷愛詩歌而淡於名利，中秀才後即放棄科舉，遊歷河南、河北、山東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南、湖北、廣東等地二十餘年，胸懷得以開拓，詩亦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。歸來後與延君壽、陳法于、張爲基等人徜徉詩酒，抒寫性靈，被稱爲『騷壇四逸』。張晉不僅『言語妙天下』，而且學識淵博過人。與其議論，上下今古，無所不知，且意氣沖澹和平，神致蕭散，無名士虛矯習氣。

湖南湘潭人周系英，字石芳，以光祿寺卿、上書房師傅督學三晉，於嘉慶辛未歲（一八一二）按試澤州，於童子試中發現李毅

艷雪堂詩集

出版說明

二

各體詩無不工妙，甚爲驚異，詢知其師爲張晉，急欲一見。張晉携其所作《艷雪堂詩稿》進謁，周挑燈夜讀，大加讚賞，評曰『工於言情，長於論古』，『其雋爽超逸，直欲自到古人』。又索近日所作，張晉出《續尤西堂擬明史樂府》一百首，周石芳見其『質而不俚，婉而多風，節奏天然，斷制精確，不覺一讀一擊節』。當時延君壽在山東萊陽任知縣，爲張晉刊刻《艷雪堂詩稿》，方竣便罷官歸里，版留歷城，尚未行世。周系英將《擬明史樂府》付梓單行，並在序中寫道：『若雋三者，豈獨雄視三晉，即以詩名天下可也！』『雋三可與午亭、蓮洋鼎立，吾欲躋雋三於蓮洋上。』『至於樂府，以爲實勝西堂，直與天涯爭席。』

(並見周系英序) 對張晉的詩給予了高度評價。嘉慶壬申年(一八二二)，周系英以《論詩絕句》為題試平陽學士，竟無作者，後與張晉談及，張晉便欣然援筆，立成六十首，綜論歷代詩歌。滬城劉汲評曰：『揮毫灑灑，醉墨淋漓，摩遺山之壘而拔漁洋之幟。』(《續尤西堂擬明史樂府跋》) 張晉生前詩名遠播，太傅阮元、尚書陶澍因沒有見過他而感到遺憾。他和延君壽友誼深篤，堪稱文壇佳話。張晉家徒四壁，一貧如洗，延君壽傾囊相助。延君壽任浙江長興縣令，張晉特前去依附。二人聯吟鬥韻，有昌黎、東野之遺風。張晉之詩肖唐，延君壽之詩似宋，『一時大江南北稱詩人者，群推陽城「張延」焉』(吳登雲《六硯草堂詩集序》)。張

艷雪堂詩集

出版說明

四

張晉處於社會下層，一生清貧，親自耕田灌園，他的詩中，有很多描寫民間疾苦的作品。他長於歌行樂府，繼承了白居易樂府感時傷事的精神，寫出了《滲萊詞》、《養蠶行》、《刈麥行》、《糴米行》等詩篇，熱情地謳歌了勞動人民，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社會現實。張晉的著作現存有《艷雪堂詩集》，咸豐元年新鐫、長子縣學署藏版。另有單行本《續尤西堂擬明史樂府》，同里楊履道坦如注，嘉慶癸酉刻本；《仿元遺山論詩絕句》，張晉自注，民國乙丑田九德鉛印本。今《艷雪堂詩集》全部收入。另將張晉之父張樹佳和其子張域的逸詩編入附卷，以備文獻之徵。

編者 二〇一四年四月

艷雪堂詩集總目

艷雪堂詩集序跋

(一)

艷雪堂詩集卷一

(一九)

艷雪堂詩集卷二

(一一一)

艷雪堂詩集卷三

(二五五)

艷雪堂詩集卷四

(三八七)

艷雪堂詩集卷五

(五四三)

續尤西堂擬明史樂府

(六三七)

倣元遺山論詩絕句

(七七五)

艷雪堂詩集附卷

(八一三)

艷雪堂詩集

總目

艷雪堂詩集

總目

艷雪堂詩集總目終

艷雪堂詩集序跋

周系英序

陽城張子雋三，磊落士也，少工詩，補學官弟子，輒棄去。浪遊大梁、閩、越、吳、楚、燕、齊間二十年，而其詩益工。既倦遊，歸卧析城、王屋山下。日與其徒徜徉詩酒，抒寫性靈，絕無抑鬱牢愁之意，形諸歌詠，其淡於名也如此。余督學來晉，與雋三初不相知，采風所至，輒求能爲詩古文詞者，顧不可多得。辛未冬，按試澤州，童子中有李毅者，試以各體詩，無不工妙，甚異之。詢其所從學，則曰：『我師張雋三也。』翼日，雋三携所著《艷雪堂詩集》來謁，挑燈疾讀之，大抵工於言情，長於論古，不屑屑

艷雪堂詩集

序跋

二

規橅作者，而其雋爽超逸，直欲自到古人。亟索其近作，則出《續尤西堂明史樂府》百章，質而不俚，婉而多風，節奏天然，斷制精確，不覺一讀一擊節。非徒言語妙天下，蓋其學識過人遠矣，斯必傳無疑也。相與議論，上下今古，意氣和平，神致蕭散，無名士虛僕習氣，淡於名則其深於詩也固宜。余於是喟然曰：『若雋三者，豈獨雄視三晉，即以詩名天下可也！』雖然，名亦有幸不幸焉。士之有高才者，而又有貴仕，則足以自取名；有高才矣，或得一得位有勢力者，爲之大聲延譽，則亦足以爭名於一時。國朝山右詩人首推陳午亭相國、吳蓮洋徵君。相國望重朝端，優柔平中之音，自具臺閣氣象。徵君爲新城所激賞而名以大著，世莫

敢有異議。今取《蓮洋集》讀之，「漢祠秦樹」、「萬里崑崙」而外，他作殊不稱，則豈非登高而呼之謂歟？之二者，雋三皆無之，而又不屑與一時稱詩者標榜壇坫間。落拓半生，頭童齒豁，足跡半天下，而名不出里閈，是可嘅也。余不工爲詩，余之言何足爲雋三重？顧謂雋三，可與午亭、蓮洋鼎立，且欲躋雋三於蓮洋上。至於樂府，以爲實勝西堂，直與天涯爭席。斯言也，鮮不聞而駭之。然讀雋三詩者，始知雋三之詩果可傳，初非藉於余言，而余言之果不謬也。《艷雪堂集》，其友延君荔浦官青齊時已爲開雕，甫竣工罷去，版留歷城，尚未行世。樂府不妨單行，余故梓而傳之，爲序其梗概如此。讀者可由是以想見全詩，且想見其爲人。

艷雪堂詩集

序跋

嘉慶壬申夏五月，湘潭周系英石芳氏書於寧武試院。

延君壽序

人以人之學古人也以其肖，余以人之學古人也以其不肖。夫肖之肖而不肖者多矣，不肖之肖而不肖者寡矣。歐、蘇、曾、王均學韓而不肖，明何、李前後七子均學盛唐人而肖。不肖者破其藩籬，肖者寄其廡下。後人高下於肖不肖之間，非有偏也。不肖者傳神，肖者行尸耳。可不慎哉！明三百年之詩，至虞山始不肖七子。國初時虞山尚存也，學者不宗虞山而尚蹈七子。或不滿於虞山之人乎？虞山晚節固不足道，然未可薄之於其詩也。余嘗服官山东、浙江，萊陽之詩雅推荔裳，趙絜平學荔裳者也，而不肖荔裳；秀